

有哪些真实的甜到齁甜到腻的爱情故事？

【完结撒花】

夏春宿醉醒来，头疼欲裂，闭着眼伸手去拿手机。

手机没摸到，倒是摸到了一具健硕坚硬的身体。

.....

夏春燃懵了。

她一个母胎单身 23 年的人。

大清早摸到一具明显是男人身体的身体。

就离谱！

懵了半晌，她收回手，揉了揉太阳穴，睁开眼睛，打算看看自己身边躺的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。

屋内光线昏暗，唯一一束照进来的阳光，洒在了男人搭在被子外的手上。

夏春燃八百度近视，黑暗中实在无法看清光线不足的地方，盯着男人的脸部看了几秒无果之后，转头去研究那只暴露在阳光下的手。

手掌很大，手指均匀修长、骨节分明，右手中指第二关节处有一颗黑色的痣。

那颗痣挺明显，位置也独特，算是一个强烈的个人特征。可夏春燃平时没有看人手的毛病，把这只手来来回回看了八百遍，也想不起来是谁的手。

看了半天后，她翻身从床头柜上摸来了手机，打开屏幕，对着男人的脸照了过去。

手机的人脸识别系统被唤醒，察觉周围环境黑暗，自动打开了补光。

于是……在夏春燃终于看清男人的同时，男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光亮弄醒了。

「夏春燃？」沈雾伸手挡了下眼睛，嗓音沙哑，有些难受，「把手机关了。」

沈雾这一开口，夏春燃完完全全确认了他的身份，整个人遭受到了无比巨大的惊吓，腿一软，直接跪坐在了床边。

……她居然睡了客户？！

这个清晨，这栋小小的房子里，仓鼠，鸟，夏春燃，都受到了惊吓。

仓鼠和鸟都逃了。

夏春燃也想逃。

2

夏春燃是一名职业陪玩，跟工作室签了劳动合同，需要缴纳五险一金的那种。

她做这行已经有些年头了，大一找兼职时便误打误撞做了陪玩。

陪玩分为很多不同的类型，有能力陪玩，帮做 PPT、策划方案的；也有游戏陪玩，上分和纯娱乐都有；还有聊天陪玩，线上扣字、语音连麦等；以及一些就是线下的陪玩，比如假装女朋友见家长，或者参加商务活动……总之类型繁多。

夏春燃刚开始什么都不懂，所以只能接线上的陪聊业务。后来毕业了，便开始化妆打扮，接线下的陪玩。

沈雾是夏春燃的第 n 个客户，同时也是下单最久的一个客户，直接买断包了三年，一次性付清全款。

夏春燃拿到这笔订单提成时，手都在颤抖。

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那么多钱，她捏着银行卡，吞了吞口水，小心翼翼地问：「沈先生，您确定要买断我三年吗？服务范围仅限逛街旅游陪见家长等绿色健康无身体过分亲密的业务。」

沈雾喝了口咖啡，余光瞥见她偷偷点开手机录音的动作，懒懒笑了声，捉弄道：「不太确定，你也知道我年轻气盛，血气方刚……」

夏春燃一下子紧张极了，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就烫手似地把卡丢还到他面前：「沈先生，我们是正规工作室，只接绿色单子的，请您自重！」

她又气又恼，脸色绯红，眉尖微微蹙着，像只气头上的河豚。

沈雾被逗笑，前俯后仰地笑了半天后，撑着下巴问她：「你们工作室老板什么来头吗？」

夏春燃摇了摇头：「就知道挺有钱的。」

既然老板本人没说，沈雾便也没讲，只告诉她：「你只要知道你们老板来头很大，在江市，应该没几个人敢动她手下的人就行。」

夏春燃想了想平时老板走路带风的气场，心里的害怕消散了大半，瞄了沈雾两眼，伸手把卡拿了回来。

但她还是不信天下有免费的午餐这种事情，于是每次跟沈雾见面的时候都会在随身携带一把折叠小刀。

毕竟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万一沈雾就是为数不多的敢动她老板的人的人呢？

夏春燃想，做人要谨慎。

结果整整三年过去了，那把刀也没派上用场。

哦，不。

还是派上了一点用场。

有一年两人去爬山，水不小心掉了，包里只剩俩苹果，爬到半山腰的时候，沈雾差点渴死，但死活不吃带皮的苹果。

夏春燃怕金主死掉，自己以后没钱，只好拿出那把防身的刀，把苹果皮削了。

用来防身的小刀，最终用来给沈雾削水果。

夏春燃觉得这事蛮好笑，回去看着水果刀上残留的苹果皮半晌笑个不停，笑着笑着，忽然就察觉了心底隐晦的情绪。

—

陪玩这一行有个禁忌——对客户心动。

二者之间往往经济实力与家庭背景都悬殊很大，心动的结果往往是自我折磨或互相折磨。

所以做陪玩这行的，大家都时刻提醒着自己，不要爱上客户，永远保持理智与清醒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

夏春燃自认为自己这点做的蛮好的，至少在沈雾之前，她从未对任何一个客户心动过。

在知道自己对沈雾心动后，也努力去调节，去抑制了。

但昨天是他们订单到期的最后一天，她打算之后再也不接沈雾的单子了，秉着好聚好散的观念，她约了沈雾去喝酒，想好好告个别。

结果，她一想到之后两人就再无交集了，难受得窒息，一个劲的喝酒。

然后万万没想到，喝着喝着，竟然喝上了床。

夏春燃是真的不想面对这一切。

她决定以后滴酒不沾。

喝酒太误事了。

3

夏春燃最终还是选择了逃避。

她慢慢滑下床，用脚勾起地上的衣服，往上一身一套，就夺门而出。

身后的沈雾还没反应过来，只看见一道人影从床上迅速挪到门外，紧接着卧室门被关上，发出一阵巨响，随后室内便恢复了宁静。

？

沈雾回过神来，慢吞吞拿出手机，把楼下和院子的门都锁了。

—

楼下，夏春燃一路狂奔，最终还是没能跑得过高科技。

院子的门严丝合缝，她掰得手都红了，大门除了滴滴两声警报，动都不带动一下。

夏春燃：……

就无语。

她觉得沈雾这人脑子多少有点病，这个时候把她锁屋里，是嫌两人之间还不够尴尬吗？

她是真的不想面对沈雾，门被关了也不回去，就那么蹲在院子里看看花看看草，顺便骂自己两句。

喝两杯酒就控制不住生物本能了，她这跟没进化完全的动物有什么区别。

骂了自己十来分钟，院里的门传来打开的声音。

夏春燃听闻动静，朝里看了一眼。

尚不刺眼的阳光下，沈雾穿着一身浅灰色的 T 恤，搭配白色运动短裤，轻轻推门而出。

他洗了头发，但没吹干，大抵只随意擦了两下，头发上还有明显的水珠，偶尔有两滴顺着脸侧滑下，淌过喉结，滴入衣服里消失不见。

已经是上午八点，太阳破云而出，万丈光芒悉数落在沈雾面前，照得他像误入人间的神，比阳光还耀眼。

夏春燃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心跳戛然而止，又倏忽猛烈如雷。

「你跑什么？」沈雾走到她面前，俯身盯着她，似笑非笑，
「睡完不打算负责？」

他离得好近。

一只手抵着她脑袋上方的门，半俯着，像一个人形牢笼，把她困囿在这一处。

他头发很湿，顷刻之间便在发梢凝聚，落到她脸上，砸碎开来，香气四处逃窜。

大脑根本无法思考。

夏春燃整个人定在原地，与他四目相对，眸子里泛起一层莫名其妙的泪光。

「沈雾。」她开口，嗓音暗哑，好像含着无尽委屈，「我真不是故意的……昨天睡觉之前我们的订单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你就当我们昨晚只是一夜情，行吗？」

所以你就只当是一夜情。

行吗？

沈雾的笑容凝固在嘴角，一向懒散的神情忽而阴沉得可怕。

「夏春燃。」他直起身子，收回手插在兜里，转身向屋内走去，「我只给你一次机会。」

「从现在起，我给你十分钟的考虑时间。如果你打算负责，就回屋里，我可以当作刚刚什么都没听到。」

「如果你打算当一夜情，那就走，我就当从来没认识过你。」言罢，他踏入屋内，把门开得很大，抵在了后面的磁吸扣上。

夏春燃没注意到这个举动，等他的背影一消失，就毫不犹豫地转身开身后的大门，准备逃离这里。

开玩笑，她从业这么多年，见过那么多陪玩和客户的恋爱，就没见哪对能善终的。

明知是火坑，还往里跳，她傻吗？

三秒后。

夏春燃面对纹丝不动的大门，内心无语至极。

.....

她傻。

居然相信沈雾会真的给她选择的机会。

—

沈雾走到夏春燃看不到的地方就加快了步子，蹬蹬蹬跑回卧室，掀开窗帘一角，偷偷察看下面的情况。

夏春燃大抵是发现门打不开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肩膀往下一塌，转身往屋内走。

沈雾奸计得逞，嘴角一勾，心情颇为愉悦地转身，拿过一旁的帕子，一边擦头发，一边等夏春燃上来。

等了半天，却迟迟没听见有人上楼的声音，沈雾拧眉，打开门往楼下看，没看到人，又回到窗边。

然后他就看到……夏春燃从屋里搬了椅子出去，正踩着椅子努力往围墙上够，想翻墙出去。

？

很好。

特别棒。

4

沈雾掏出手机，录下夏春燃翻墙的画面，发送给苏嘉望，然后打开了院子的大门。

苏嘉望是夏春燃的老板，也是沈雾的发小，联系不怎么多的发小。

沈雾二十岁那年跟家里闹掰，出来自立门户，之后跟圈内的好友联系也疏远了。

跟苏嘉望再重新结交，还是因为点了夏春燃这个陪玩。

对面回消息很快：「你个禽兽，对春燃干什么了？都把人家逼到翻墙了！」

沈雾望着窗外，夏春燃发现大门开了，跳下椅子跑出门。

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外，沈雾搭在窗沿上的手无意识抠了抠，低头回苏嘉望：「她以为自己酒后睡了我。」

「然后，不打算负责。」

「想尽办法逃离现场。」

「苏嘉望。」沈雾语气不悦，「你就不能教导一下你的员工，要有责任心吗？」

隔着屏幕都能感受他浓烈的怨气，苏嘉望挺纳闷：「又没真的睡，你这么急眼干嘛？」

「哦。」沈雾冠冕堂皇，「但是她以为睡了，然后还不负责，这是一种极其不对的行为，我讨厌没有责任心的人。」

苏嘉望：「所以？」

沈雾烦闷：「出来喝一杯。」

苏嘉望无语：「约酒就约酒，拐那么三五道弯儿，你累不累？」

「福明巷 98 号。」沈雾留下地址，放下手机，擦了擦头发，换了鞋子，便开车去了喝酒的地方。

—

清早的酒吧无比冷清，除了服务员，也就沈雾一个客人。

几杯酒下肚，他朦胧回想起关于夏春燃的点点滴滴。

只有他一个人知道，他与夏春燃第一次相识，并不是在三年前，而是在更早一点的五年前。

那年，沈雾刚与家里闹掰，雄心勃勃的自己创业，结果却大不如意。

没有家里的人脉，他自身也没什么让人信服的实力，公司财务一直持续赤字情况。

那段时间他整个人每时每刻都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，睡觉经常梦到投资商忽然撤资，一夜要醒来好几次。加上整个沈家的人都在盯着他，等着他狼狈回家，看他笑话，他整个人不上不下，像被吊在半空中，随时都会崩溃。

也是那段时间，他焦虑成疾，患上了轻度抑郁。

医生建议他多跟人交流，但那时他身边没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，于是便找了线上的陪聊。

那个人就是夏春燃。

那时大抵她刚做陪玩不久，言语笨拙，连基本的察言观色都不会，只会自顾自的叽里呱啦说一堆，也不管对面的人是不是想听，听得烦不烦。

沈雾对她不太满意，时间到了之后就没再续单，但碍于面子，也没把她的微信删掉，只是默默换了其他陪玩。

两人再次有交集是 19 年冬至的时候，那天，沈雾的第一次创业彻底宣布失败。

家里的电话接二连三地响起，有些对他「关怀备至」，叫他回家认个错，听他爸的安排，有些则冷嘲热讽，说还以为他多大的能耐呢，原来什么都不是。

沈雾去天台吹风，望着高楼下闪烁的霓虹和车流，觉得迷茫。

他问自己，是不是真的选错了。

如果当初他听父亲的安排，去接近魏氏的千金，成功联姻，过得会比现在好吗？他既出生在许多人想抵达的终点，又何必自持清高？

车如长龙，万家灯火，他的世界里却好像只有他一个人。

孤独感从黑夜里钻出来，侵蚀着皮肤，动摇着他的意志。

妥协吗？

妥协吧。

沈雾掏出手机，想给父亲打电话。

电话还没拨出去，夏春燃的消息忽然弹了出来。

一个小红包，后面紧跟着发了一句话：冬至快乐！记得吃饺子~

说不上来是什么感受，像是大雾四起的林间忽然落下的一束光，又像是砸入平静水面的一块石子，总之格格不入，却又让人难以忽视。

沈雾盯着那个红包，肩膀微微往下一塌，眉间忽然松散开来。

妥协什么呢。

连一个只聊过一星期的人都会给他发个红包，叫他吃饺子。

那些家人呢？

那一夜，他确信，比起高贵却冷淡的上流社会，自己更喜欢有人情味的生活。

夜晚的风很大，沈雾的衣摆被吹得凌乱。后半夜云朵忽然聚拢压低，绵绵细雨裹挟在风中，倏忽而至，沾染在他发梢上。

沈雾抬头望了眼天空，回到公司。

他领了夏春燃的红包。

18 块，刚好够点一份水饺。

5

那天之后，沈雾和夏春燃的联系就频繁了起来。慢慢地，两人变成朋友，无话不谈，无话不说，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努力，成长。

两年后，沈雾的公司稳定下来，夏春燃也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陪玩，变得圆滑可爱，也接起了线下的单子。

沈雾起初没打算点夏春燃的线下，他觉得他们在网上聊的感觉很好，大家不必认识，纯灵魂交流。

但后来夏春燃总是接单接的人都找不到，沈雾发消息给她，通常要三个小时后才能收到回复。

有次实在太过分了，整整三天没回，沈雾差点以为她被绑架失踪了，想着要不要报警，对面才「死而复生」回了他一句：

「啊，累死了，这个客户给我下了个爬山的单子，三天，三座山，一座比一座高！下次再也不接这种体力活的单子了。」

沈雾面无表情：「你三天没回我了，我差点以为你没了。」

夏春燃：「放心，死了肯定托梦告诉你，我这人很有责任心的。」

沈雾：「……」

后来，随着夏春燃业务能力的精进，人消失的频率更高，也更长了。

沈雾时常有种自己被抛弃，成为孤寡老人的感觉。

于是，孤寡老人跑去店里，找夏春燃下了个买断的单子，一下就是三年，花了他手里的大半积蓄。

—

下完单，沈雾带夏春燃去了附近的咖啡馆，准备爆出自己的身份。

熟料，话还没说出口，就收到了夏春燃的信息。

——「兄弟，我出息了！刚刚有个人傻钱多的金主，上来就给我买断，整整三年啊！等会儿我确定之后请你喝奶茶！」

人傻钱多本人：……

这种情况下，沈雾实在没法自爆身份。

他叹了口气，端起面前的咖啡抿了一口。

之后，他就一边以客户沈先生的身份跟她线下见面，一边以网友小沈的身份在网上跟她聊天。

沈雾怎么也没想到，有天，自己会以旁观者的身份，得知自己被喜欢上的事情。

那是去年的圣诞节。

夏春燃在微信上跟朋友沈雾说：「今天看到新闻，黑龙江下雪了哎，好想去看看啊，但是我客户好像要加班，唔，不知道我这可怜的南方崽，啥时候能看到雪。」

沈雾本来没在意，但忽然看到 QQ 的好友生日提醒，是夏春燃的头像。

想了想，他把手里的活交接给下属，穿上衣服准备出门：「除了看雪还想干什么？」

夏春燃正在楼下等客户沈雾，闲着无聊，便倒豆子似地把所有想做的事全都告诉了朋友沈雾。

于是，那年圣诞，夏春燃被沈雾带到了黑龙江。

白茫茫的雪地里，世界万籁俱寂，沈雾穿着厚厚的棉大衣，拎着一盒蛋糕，为她庆祝生日。

他一次性满足了她所有的小心愿，后者激动得差点自燃。

当天晚上，网友小沈收到了夏春燃的消息：「救命！这个客户太撩了！我好像有点心动！」

6

夏春燃的话把沈雾吓了一跳，他对心动和喜欢之类的词汇很陌生。

惊吓过后，又带了点期待。

被人喜欢是什么样子的？

她会做什么，表白吗？

那他要不要同意？

沈雾辗转想了一夜，结果第二天，说心动的人请了病假。

沈雾打电话过去询问情况，对面声音十分虚弱：「咳咳，好像是着凉了，感冒有点严重，可能得休息十天半个月才能痊愈了。」

沈雾十分体贴：「那你好好休息吧，这段时间不用你出来陪我了。」

夏春燃：「好的，沈先生。」说完十分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。

晚上下班，沈雾想了想，毕竟是第一个喜欢自己的人，他于情于理得照顾一点，于是特意绕去药店买了药，给夏春燃带去。

然后沈雾就看到，那个昨晚刚说喜欢自己的人，正在家里射飞镖。

飞镖盘是他的脸，旁边的墙壁上还贴着他的恶劣习性。

「工作狂魔，自己加班，还天天拉着我加班，压榨我私人时间，人品不行！」

「身上有香味，太娘！没有男人味！」

「抠门，从来不送礼物！公司节日还给员工发红包福利呢，他端午节就给我俩粽子！」

.....

四目相对，沈雾挑了挑眉，道：「看来病没有很严重，还有这么大的力气扎我飞镖。」

夏春燃觉得人生艰难：「你听我解释。」

「哦？能解释？」沈雾往后一靠，漫不经心地看着她，「我听着，你说。」

「……」夏春燃哑然。

说什么，说她是为了抑制自己的对他喜欢，所以想方设法鸡蛋里挑骨头想出他的缺点，想自我催眠不再喜欢他？

可能她说完，他们也完了。

夏春燃心里闪过一丝失落，随后胡扯道：「是这样的，沈先生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这个人有个习惯，就是定期把自己的缺点写下来，用飞镖扎，意图扎掉这些恶习。但是呢，我对着自己的照片又下不去手……」

沈雾一副「我懂了」的样子：「所以就换成了我的？」

夏春燃点头：「对的，对的，就是这样，我真不是对您有意见。」

「哦。」沈雾点头，道，「对着自己的脸下不去手，对着我的脸力就气十足……挺好的。」

夏春燃：「……」

「行了，我看你也没病。」沈雾两手插在兜里，转身朝门外走，「明天记得来陪我上班。」

—

沈雾觉得自己的魅力遭到了侮辱，回去之后暗自跟夏春燃较上了劲，每天故意有意无意地展现自己的优点，释放荷尔蒙，试图让夏春燃被自己的魅力折服。

然后，经过他的不懈努力。

沈雾发现，自己好像栽了。

那天下班，他看到夏春燃跟一个男人有说有笑地交谈，忽然就升腾起一股怒意。

再后来，他发现她只要不在他身边，他就很想她，控制不住地关注她回消息的速度，关注她的朋友圈，旁敲侧击地了解她的所有过去。

其实到现在，沈雾也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她的，也不清楚是喜欢什么，毕竟他觉得夏春燃这个人毫无可圈可点之

处，没有梦想，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三十岁过上退休生活，顶多长得漂亮点，但世界上长得漂亮的那么多，她漂亮得也不起眼。

唯一可能的是，她与他完全相反的那些点。

她就像是他的一面镜子，与他截然不同，来自烟火里，浑身烟火气，世俗又活的热烈。

她身上的每一点，都是沈雾缺少的。

他向往她。

可是……世上明明有千千万万个来自烟火里的人，夏春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。

那他为什么只喜欢她？

因为爱情不讲道理？还是……

「应该是她对我下了蛊。」沈雾喝得多了，拉着服务员分析道，「我看过她身份证，她是苗族的。」

服务员理智回应：「现在是二十一世纪，科学社会主义，我们不应该封建迷信。」

沈雾：「你们老板呢？」

服务员警惕地看着他：「您要干什么？」

「投诉。」

「但科学的尽头是玄学。」服务员深谙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一道理，「我也觉得您女朋友应该是给您下了蛊，我建议您去苗寨看看，兴许有人知道取出来的办法。」

沈雾满意地点头，把他话里的女朋友回味了一下，然后拿出手机开始百度哪里有会解蛊的人。

7

苏嘉望来的时候，沈雾正拿着衣服准备去苗寨。

两人迎面在门口碰上，苏嘉望伸手拉住他：「你约我喝酒，我这刚来你就走，不厚道吧？」

「有急事。」沈雾喝了好些酒，说话都有些不太清晰，「我要去趟苗寨。」

「去苗寨干嘛？」苏嘉望拉住他，「我们聊聊。」

沈雾正伤心上头，有点抗拒：「不聊。」

「没问你聊不聊。」苏嘉望拉着他往里走，「我只是告诉你，聊聊。」

沈雾：「……」

苏嘉望拉着他坐到角落靠窗的位置：「说说吧，你们之间怎么回事？」

「没怎么回事。」沈雾不知道从何说起，就捡了今早的说，
「就你家陪玩睡了我，不负责。」

「不是没睡上？」

「躺一张床上了。」沈雾说，「我这人比较保守，躺一张床上就算睡了。」

「行吧。」苏嘉望撇撇嘴，问，「你什么喜欢上她的？」

？

这一下给沈雾问懵了：「我什么时候说喜欢她了？」

苏嘉望轻轻挑了挑眉，垂头晃杯子里的酒：「你除了嘴巴没说，其余的都在说。」

「你现在的状态跟我当年一模一样。」苏嘉望说着，仰头喝了一口酒，「难以释怀，又委屈。」

明明优秀是他们的优点，可偏偏喜欢上了一个普通的人，而这个普通的人，却因为他们的优秀而止步、后退，这搁谁身上不委屈！

「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普及一下占便宜这个思想观念。」苏嘉望道，「遇到比自己优秀的人喜欢自己，就该牢牢抓住，最好直接拖到民政局盖章，有便宜不占是蠢蛋。」

沈雾醍醐灌顶。

8

当天下午，沈雾把自己拾掇了一番，打电话约夏春燃出来吃饭。

后者比较抗拒：「我们单子时间已经到了，再见不符合行业规矩。」

沈雾：「我续不行？」

「不行。」夏春燃挺认真，「这些年攒了不少钱，我打算提前退休，回老家开个奶茶店养老，不接单了。」

沈雾咬牙：「你年纪轻轻就这点追求？」

夏春燃反驳：「我觉得我挺有追求的了。」

沈雾不想跟她争辩：「过来，你有东西落我家了。」

这他确实没说谎，他下午回来，发现夏春燃包落在他床上了。

对面的夏春燃静默两秒，回想了一下，自己早上走的急，好像忘带包了。

包里有沈雾的照片。

夏春燃一时间紧张得呼吸都快停了：「你打开看了没？」

她语气一下子紧绷，转变得太快，沈雾察觉到异常，忽而轻快地笑了出来：「本来没有，但是应该立马就会打开看了。」

「不行！」夏春燃声音陡然拔高，「我现在立马过来，你别碰我东西，你们老师以前没教过吗？不能随便碰别人东西，这是不好的行为。」

沈雾不痛不痒：「人无完人嘛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些缺点，我的缺点就是不尊重人隐私。」

夏春燃：「……」

果然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

「这样吧。」沈雾商量道，「我们打个赌，半个小时你到我屋里，我就不打开，要是半个小时后，你没到我屋里，你就做个好人，对昨晚你对我做的禽兽行为负责，怎么样？」

夏春燃打开窗户，看向就在几百米开外的沈雾家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

早上她出门得急，连内衣都忘了穿，所以直接打车在附近的酒店住下了。

连老天都在帮她。

夏春燃憋着笑，假装很不满：「我家离你家足足十公里，半个小时怎么赶得过来！」

「那我不管。」沈雾言笑晏晏，「赌吗？不赌我现在就打开了哦？」

夏春燃十分为难的样子：「行吧，赌。」

—

事实证明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

夏春燃慢悠悠穿上衣服走到沈雾家门口，看着关的死死的大门，想给自己来一锤子。

明明早上才刚被关，这么快就又忘了他家门是遥控的了！

.....

夏春燃退后两步，冲二楼沈雾的房间喊：「这不算，你作弊！」

沈雾脑袋从窗户里探出来：「我们刚刚有说不能关门吗？」

没有。

夏春燃怒不可遏：「都是成年人了，不就是睡了一觉，你非扯着我负责干嘛！而且昨晚我是第一.....」

夏春燃顿了顿，模糊带过：「反正你又不亏！」

「我怎么不亏了。」沈雾慢里斯条，「我亏啊，我昨晚也是第一次。」

夏春燃：「.....」

夏春燃语重心长：「谈恋爱是两个人互相喜欢才谈，而不是因为一夜荒唐被迫在一起，你能懂吗？」

「懂啊。」沈雾说，「我喜欢你啊。」

我喜欢你啊。

喜欢。

你啊。

风一瞬间变得温和，又带着股强劲的力道。

沈雾的话隔着遥遥一段距离传至她耳畔，弄得她耳尖发热。

定了好久，夏春燃才回过神来，强撑着口是心非道：「但我不喜欢你。」

「谈恋爱得互相喜欢才行。」

「是吗？」沈雾丝毫没有被打击到的样子，埋头摁动两下手机，而后冲她挥了挥手，「你看微信。」

夏春燃莫名其妙地打开微信，看到他发过来一张自己的照片。

刚刚拍的，她头发被风卷到空中，背景是一片宽阔的公路，再远是层层叠叠的居民楼。

很平常的一张照片。

夏春燃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啥特别的：「你想表达啥？」

沈雾道：「你看看是谁发给你的。」

「不就是你……」话音戛然而止，夏春燃瞳孔猛然一缩，「网友小沈？？？！」

那个她初入行时第一个接单的客户。

当时她不会聊天，几乎没人下回头单，业绩差的离谱，于是冬至的时候给列表为数不多的几个客户都发了冬至快乐的红包，希望能引起注意。

这招效果不错，后面有一半的老板都找她下了第二单，其中属网友小沈下的最长。

后来两人聊的多了，就有点无话不谈的意思，渐渐地，变成了彼此树洞的一种存在。

夏春燃几乎什么不能随便对身边的人说的事情，全都说给了网友小沈听。

当然，也包括喜欢沈雾这件事。

.....

夏春燃尴尬得脚趾扣地。

她好想换个星球生活。

「夏春燃。」沈雾撑着下巴，在风里冲她喊，「你那么好，就让我占占便宜呗。」

夏春燃眼睛一动，抬眸与沈雾对上。

天空很蓝，院子里有棵很大的柚子树，这会儿结满了青色的果子。风一吹，满处都是柚子的香气。

跟平时她在沈雾身上闻到的味道很像。

夏春燃身上也是这种味道。

从喜欢沈雾之后，她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挑柚子味的东西，柚子糖，柚子味的洗发水，柚子味的沐浴露，甚至连洗衣液都是柚子味的。

朋友到她家住了两天，打趣她是不是柚子成精。

夏春燃记得他们初见时，那棵柚子树才堪堪到二楼，现在已经蹿到了二楼窗户一半的位置。沈雾的脸露在树枝旁，皮肤白皙得有些清冷，此刻眉眼往下垂着，与她对视，长长的睫毛被太阳映下一层阴影。

脸上落满了细碎的光。

夏春燃脑子里不断重复着他刚刚说的话——你那么好，就让我占占便宜呗。

几乎没有人觉得夏春燃好，她自己也没觉得自己好过。

可他说她好。

她恍惚间便觉得，自己好像也可以变得很好。她可以努力上进，可以学习，可以永不停歇地奔跑，努力追上他。

好半晌光景，夏春燃才定下神，手捏紧了衣摆，故作平静地开口：「那麻烦你，半个小时后叫我一下可以吗？我东西落我半个小时后的男朋友家了，需要进去拿一下。」

她尾音发颤，说完这句话，整个人紧张得都在发抖。

有风吹来，树叶摇晃。

沈雾在摇晃的柚子树后面笑得眉眼弯弯，片刻后，消失在二楼窗户边。

不多时，他从屋内出来，一个箭步冲到她面前，伸手抱住了她。

夏春燃听见砰砰的心跳声。

不知道是他的，还是她的。

作者：li 哩鹿

标题：《心动时差：雾起春燃》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